

湘

軍

志

川陝篇第七三

湘軍志十三

湘軍興而其餉最絀恆仰羨於越蜀咸豐中蜀尤完富雖頗設防不至大調發自承平以來賦輕民懦官吏大小求取輒厭其望西北故寒瘠東南兵興言仕宦者至四川則听然自湘軍起文武名者頗或遙授蜀監司以款勸之胡林翼治軍江漢仰磁貨於上流恆欲通川督以自裨助同時資望材德獨曾國藩可重任而又久屈無尺寸之地故林翼私策冀國藩督四川持未有開未有以發也九年藍李寇寢聞藍李者藍大順李短答居雲南昭通大關邊以運護鴉片為私販魁其徒黨無慮

數十部率三五人或數十人為一隊往來敘州射利作
姦然自託商販頗重身家無反心會老鴉灘私販有訟
爭汎官詐賕之不满意因宜賓典史別陷以事捕二人
置獄竟請府縣殺之販黨憤懼初謀劫獄既聚眾百許
人道路兇兇邊縣震恐輔國公有鳳著總督遣提督按
察使將千人往討不敢進筠連姦民導寇闖入縣城知
縣先以病去府檄州判署令事間變輒走敘州始聞寇
俄報寇至高縣亦潰亂慶符令武來雨朝服縊堂上寇
實未至姦民縱掠藍大順等約徒黨分三道長驅官軍
遙屯府城西鄉民頗相約聚遇寇左右部部各百餘人

見軍至皆散走其千餘人自橫江渡金沙遂攻敘州城中民間寇至皆閉門多欲自殺者及夜寇不入城明旦登陴會有鳳別遣營將明耀光先馳入城守後寇二日至城中人亦大定寇屯城外亦稍益附脅至數千人事間詔陝撫曾望顏為四川總督徵兵湖廣於時湖南巡撫方奏與曾國藩進軍安徽以蕭啟江諸軍屬之未發被命遣啟江率所部援蜀胡林翼乃奏薦國藩因言蜀財賦險固宜以時鎮撫繫天下根本十一月寇自敘州分犯一沿江西走捷為一北走自流官軍屯防者望見寇四五里外輒跪呼乞命寇頗先收軍實而驅殺

之又假義舉禁淫掠附者益眾既至自流虜鹽并丁夫
數萬十年春合走嘉定不攻城屯五通橋號十餘萬於
是榮眉井研青神資陽皆騷動成都知府結有鳳以傾
望顏朝命駐藏大臣崇實代有鳳為將軍案其事趣
國藩入蜀而別授東純為總督國藩林翼皆憚以空名
將客軍復疏言江南寇勢盛宜先所急啟江帥八營四
千人徑至成都於道啟江病不能軍比至望顏議授以
按察使啟江不肯未幾遂死軍無統帥一戰井研大破
寇解其城圍蜀南西沸亂寇散布不勝其討捕啟江部
將分三統則亦觀望或縱掠無復湘軍規制望顏聞被

劾則屏鹵簿單轎出入其中軍副將及布政使交侮之
總督出逢副將傳呵辟人鞭其舁夫望顏不能堪東純
至襄陽道卒 詔廣西巡撫曹澍鍾代國藩援蜀澍鍾
不以知兵聞特習四川以有此命大喜將行遭母喪自
奮奪情林翼劾罷之奏薦劉長佑 文宗意重廣西而
念蜀寇無能為七月 詔曰湖南巡撫駱秉章素習湘
軍將士可督辦四川軍更增率湘軍以行九月駱秉章
治軍將行幕客左宗棠奉 詔別募軍援浙秉章初不
自治事乃請湘鄉劉蓉佐其軍湘軍將士名者多附胡
曾左唯黃漳熙善劉蓉劉嶽昭故久在湖南從秉章行

未發石大開自廣西還出沅靖邊將入蜀兩湖相驚以
巨寇各治邊防奏留秉章新軍於時崇實代望顏增募
軍至三萬游弁驕將坐食而行掠寇所略圍邛州雅州
峩眉潼川所破青神丹棱名山天全滎經洪雅隆昌滎
昌江油長甯興文一魁一部分掠四出各有所結虜無
慮百萬而雲南邊寇出筠連者凡三四十至所過無留
難浸及川東湘軍將蕭慶高何勝必胡中和蜀將唐友
耕奔命往來莫能大創之而石大開復自廣西還沿湖
南貴州四川湖北界上崎嶇闖行五省屯軍憚其名蜀
尤震動湖廣督撫復奏留秉章防施南秉章自為巡撫

時稔知軍餉不肖應客軍故觀望未敢直進黃潭熙議以本指援蜀今逾年逗留非法又雅輕劉嶽昭不欲與並將因說秉章分軍留嶽昭軍助湖南北防剿秉章率潭熙軍分水陸沂峽上期會夔涪崇實見蜀事日棘度已材不足濟虛心待秉章頻上奏欲假朝命促之且自言旦夕竭蹶恐誤國事當是時封疆大臣雖見危敗知死莫肯言已短曾國藩所至見齟齬秉章親講之至欲資餉地主則撓詘百方唯獨崇實懇懇推賢能常若不及秉章杜道頻奏訴餉匱初不意四川能供其軍比至未入境總督公文手書殷勤通誠遣官候問冠蓋相

望悉發夔關稅銀資軍湘軍喜過所望時黃漳熙將所部先發漳熙將兵務推鋒尤恥言持重聞寇方圍攻順慶則從萬縣出山道赴之五月戊子朔至府城寇先南走定遠乙未漳熙率軍趨定遠己亥遇寇姚店寇聚屯城西南連十餘里官軍逼壘前寇遽奔湘軍新從榔桂追石大開習寇勢見寇若摧枯朽士氣奮踔推鋒直前寇無敢迎拒或憑壘持刀矛稍發小槍官軍益笑之拋火寇屯寇大亂爭奔走數萬衆一戰而潰蹂死者千數捷聞鄉民及羣寇轉相告語以為神兵庚子寇北走潼川至二郎場遇援寇合屯將渡涪涪漲未渡辛丑漳熙

軍至自軍事之起也將帥每至一城輒留止號為休息
審勢而後進湘軍行雖速未嘗宵連日行戰潭熙新從
大將李績宜援寶慶見其行恆憤恥故其行軍晝夜赴
利同時唯僧格林沁多隆阿恆數百里馳逐然僧格林
沁多屋追而多隆阿應變無方非他將所能測皆與潭
熙不同而三人者後皆暴尸被創死以快持重者之意
語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潭熙其尤可悲者已潭熙
遣卒三輩偵寇所鄉土人喜勝張軍勢皆報曰去遠矣
不可及矣最後始知尚屯場中還報已甲夜潭熙先恐
失寇令軍中葶食五鼓行後令遲明持矛扣槍戒備以

待寇傳令後者先至先者反後軍士失指前隊輕行突前漳熙領親兵三哨繼之寇前隊聞軍至亦夜出各行七八里遇於燕子窩交綏寇退漳熙比至場見寇分從兩旁登山以待官軍知中伏業已相見即分所部為三左右控寇伏中軍直進於是四山寇盡出而前軍驚潰漳熙所分三部失勢亦驚漳熙驟馬率退者馬陷田泥棄馬步進眾潰不可止漳熙坐地上拔佩刀瞋目直視寇或刺之或斫之解其頭臂後軍聞敗引退其後隊遂不發結屯自固惴惴終夜所俘馬多夜嘶恐寇聞悉屠之而寇懼湘軍威乘勝急渡涪北去漳熙猝至而猝亾

勝非勝敗非敗然四川寇自此破散其後湘軍滿百營
終無覆亾者知蜀寇無能故也駱秉章自萬縣之順慶
寇悉趨絲州其時湘軍無統將拔用曾傳理以附生領
軍先湘軍將蕭胡何號三統川軍將唐友耕秉章護軍
營將劉德謙絲州知州唐炯所募黔勇將顏佐才合兵
萬九千人會師絲州城下藍大順圍絲州其黨分屯絲
竹什邡羅江安彭李短塔圍眉州其黨分屯彭山丹棱
青神夾省城南北百里內皆寇地八月秉章授總督移
屯潼川崇實還將軍任仍署印居省城秉章初至夔逢
曾望顏訴布政使副將狀而泣亦頗言將軍短楊重雅

以署成都府事致累望顏身亦被訪忌出知順慶罷官
傾心奉秉章秉章初不知崇實公忠推賢但知其吏治
軍事叢睦既受命則劾布政使及督標中軍副將罷之
何勝必等故劉蓉鄉里又聞新軍敢戰頗亦自奮四川
文武間秉章嚴靜洒然易心矣是月丁巳朔曾傳理等
攻寇蘇州西北門戰小利以違節制劾唐友耕奪官仍
領軍自效寇收屯相保官軍作五浮橋於涪庚午蕭慶
高率軍循左山趨寇後約傳理德謙等分中右進而夾
擊黔軍先進未及寇遽發槍礮驚之寇乘之佐才退德
謙傳理繼進相持慶高等自山後破寇二屯傳理復分

軍鈔寇芻寇乃大奔解圍南走羣寇蟻附無固志則皆南走遶省城西南掠郟邛逃丹棱川北號為肅清乃休軍論功而湘黔軍門絳州州堂秉章復奏劾唐炯罷之炯之守城借財募軍有拒寇之勞四川州縣論知兵以炯為首既超擢夔州知府復負其能又其父雅善秉章慷慨自喜無所推讓湘軍制營各有長夫運糧械雖過邵縣不煩官中一芻粟方其初起所過官吏亦困撓之至不得入城無所謂供支四川獨守盛時軍興法州縣具食米供軍按人給舁馬擔夫諸軍因以為利折取夫錢湘軍初至得錢大喜已習為例則稍稍苛索脅取既

解絳州圍尤負其功所索夥奢唐炯以絳州圍半年資力困乏所應不滿其意又先與營官言營官漫應之自謂已辦則置酒宴他客諉其事家丁湘軍人來索夫語不遜家丁怙黔軍勢亦不遜相爭而關黔軍無紀律炯自謂有紀律詆訶湘軍先己不相能傳理年少輕慢初統軍不能束其眾黔軍將銜之伏百人州宅內待鬥湘軍哨官去復來闖州堂蓋驚炯親將告曰湘軍持刀登公堂請禽治之炯諾未已其親將遽出斫先入者一人來者皆怒譟於是伏兵起欲盡縛湘軍來者奔逃殺傷各自戒嚴湘軍將皆大怒訴秉章且案軍不行以要必

勝秉章特劾罷炯炯亦訴狀秉章謾罵之湘軍自此多
與蜀軍分行蜀軍益絀而唐友耕以謹畏能戰更見賞
愛奏復其官九月秉章受印成都十月丙辰朔胡中和
等自崇慶曾傳理等自彭山進攻眉州寇聚兵州西松
江口諸將合兵深入攻之丙寅寇奔青神趙擢劉蓉署
四川布政使蓉以附生敘五品銜從入蜀秉章以知府
奏薦 持有此命自軍興以來無有與比湘軍移攻丹
稜以唐友耕屯眉州南綴青神李寇部黨掠銅梁璧山
永川大足定遠南充岳池廣安增募川軍以張由庚將
之合黔勇分討川東北更募湘軍以易佩紳將之道永

順期入酉陽徵劉嶽昭軍會師夔州十一月增軍丹棱
作長壕木城蹙圍之乙未寇焚城走蒲江略崇慶雙流
界入彭縣壬寅分兩部一東北直趨綿州走江油平武
折北走石泉彰明一東略什邡漢州中江遂甯折南走
安岳內江隆昌富順所過逃散民團營兵往往狙擊斬
虜藍大順遜去所部遂微蕭慶高等圍李寇黨於青神
胡中和等圍李寇於犍為之鐵山川東寇黨自廣安分
略管山渠縣東鄉新甯同治元年正月癸巳殺新甯知
縣國澍典史耿鳳翔把總何玉春是時石大開方屯來
鳳窺涪夔川東寇別部踞涪州南鶴游坪二月戊午新

甯寇南走合墊江寇東南走鄧都石寇陷石柱三寇相
去各百里然不能相響應乙丑劉嶽昭軍四千五百人
自夔泝江會唐炯等於涪石寇游騎西至涪巴南岸不
得渡鶴游坪寇伏不出鄧都寇復東北略忠萬走雲陽
聚軍重慶專防石寇三月甲申鐵山寇走宜賓遣別黨
北援青神己丑蕭慶高擊走之庚寅城寇循江南東走
宜賓分兩部一走天洋一屯八角砦官軍收青神四月
石寇掠南川出境趣貴州桐梓過綦江留攻城一日西
走貴州仁懷南入敘永西北走興文珙慶符高東還陷
長甯知縣周于塹死之天洋寇西走合於八角砦雲陽

寇直西北走戊申陷太平出境走陝西定遠易佩紳尾
之與俱入陝劉嶽昭唐炯曾傳理唐友耕皆持寇長甯
鶴游坪寇分略梁山墊江大竹鄰水七月復分黨出梁
山墊江掠達陷開從城口出陝境陷平利漢南羣盜相
挺起八月癸巳李寇棄八角砦走捷為屯龍孔場胡中
和等移軍圍守閏月丙寅劉蓉出督軍丙子寇突走禽
李永和及其黨魁卯得興永和短搭正名也藍李亂四
年而平鶴游坪寇亦棄屯走太平分遣周達武曾傳理
等追討之九月禽周紹勇於大竹東鶴游屯寇惟前後
入陝二部合陝豫羣盜掠洋鳳文階邊還入廣元遣周

達武拒之石寇復陷筠連至宜賓胡中和等屯橫江十月庚辰朔寇入高縣知縣丁良俊走免丁未寇復至良俊死之十一月庚申胡中和何勝必等捷於橫江寇分黨出甯遠辛酉周達武遇寇儀隴破之辛巳禽寇帥郭刀刀曾傳理等以內寇盡平請罷軍及劉德謙等先後歸唯胡中和劉嶽昭周達武分部屯防石寇亦出境走雲南東川陳玉成餘黨自湖北走漢南合川陝盜縱橫興安漢中陝西布政使毛震壽師久無功 詔秉章舉大將分軍往討奏薦李雲麟嚴樹森二年三月石寇復分犯建昌綦江以劉嶽昭屯綦南何勝必蕭慶高屯敘南

胡中和屯嘉定朱桂秋張由庚合五千人援漢中增周
達武軍至四千人游擊往來石大開擁衆間行經七年
崎嶇山界飢乏凋散不復能令衆三月將出甯遠行間
道誤入土司界中土司所部以劫掠為生計無論官賊
見衆至則聚掠與鬥則散走寇絕食又牽綴不得行於
是潰散與所分部兩黨相阻絕癸酉大開獨至紫打地
欲渡大渡會秉章先遣唐友耕防江未至寇前隊結筏
已濟大開恐日暮衆不整復令還西岸期翌日異渡是
夜大雨水長四五丈明日防軍至大開遂窮困山谷殺
馬煮桑葉為糧至四月壬寅土司嶺承恩等生縛獻大

開及其黨魁五人劉蓉復親往受俘其餘寇先由貴州
界北走酉陽後還湖南於桂陽破滅語杜湖南防守篇
秉章督四川三年平羣寇禽大酋遂以知兵聞於天下
穆宗初立朝廷銳意求治廷寄咨問或日三四至是
時欽差大臣將軍多隆阿討陝叛回以病留河南未
進李雲麟以母喪歸官文奏薦劉蓉六月癸卯詔秉
章遣軍從蓉援漢南七月丙午復授蓉陝西巡撫並將
前後援陝軍朱桂秋何勝必蕭慶高等萬三千人先解
漢中圍漢中餘富大郡自川寇合陳玉成黨部連結二
寇環城作屯城中守備完具毛震壽憚事唯以軍餉難

繼辭援軍皆武人不知機宜觀望養寇川寇初據洋縣
既引湖北來寇數十萬徑進漢中震壽屯城固漢中府
道先後病死城中唯都司護總兵及南鄭令又不相能
令收召游軍至萬人曰食米百石諸避寇者相繼入保
城食益絀疾疫起死者日或至千人川湖寇中悔相猜
忌洋縣寇疑來寇欲併之故不肯合勢城中頗出戰援
軍不能進攻唯待統帥八月丙戌劉蓉發成都戊子何
勝必等議曰漢中寇雖多心志參差可一戰走也劉公
度吾等功將成輒先至收其名宜及其未來破賊立功
約朱桂秋張由庚等俱進甫至油房桂秋等失期先退

勝必等亦收軍還屯巳丑庚寅雨連日圍寇懼援軍乘之具馬馱將避城中糧竭見援軍自退益匈懼開北門出走寇疑不入久之乃縱掠援漢中八軍間風潰走寇擠之皆走背水溺斬無數城民走者亦皆虜死敗書聞劉蓉止巴州增調劉嶽昭軍洋縣寇見漢中寇盛益恐則分黨北收佛平蓋屋設偽吏禁淫掠欲以自固漢中寇亦東取城固連西鄉石泉通於興安多隆阿自河南入解同州之圍克臨潼高陵三原涇陽李雲麟進軍山陽取鎮安西攻石泉十月劉蓉移屯廣元久之蜀軍不出朝議重西安促多隆阿先攻蓋屋藍大順之逃也

其黨先後入陝或屯或流其流者又合石寇中旗馳突
襲沔隴秦界中其屯者則踞洋縣招湖北來寇陷漢中
已而猜鬥常以千餘衆拒漢中寇數萬因略藍屋各自
為戰守故寇得漢中不能自安又會江南寇急來徵援
同治三年正月留壩襲城沔縣寇俱入漢中府城城寇
先循漢水東下又分黨陸趣鎮安山陽商南步騎駱驛
連十許日漢中興安諸屬縣寇皆退去洋縣寇亦悉北
保藍屋增柵壕堅守其餘黨或從佛坪東窺甯陝劉蓉
至漢中則入府城見尸骨縱橫輒慟哭命悉棺斂官瘞
之奏免丁糧卹忠烈借給牛種以收人心留何勝必等

分屯漢中興安罷歸劉嶽昭所部四千五百人仍還防
綦江且言遣軍助攻盩厔多隆阿大愠以盩厔功杜指
顧檄還其軍盩厔城小寇少無所用武論者皆言不足
煩大將且宜徹圍待其走而殲之廷議不知多隆阿之
戰狀依常法督責多隆阿憤懣作望樓躬視城中中槍
子傷目督攻益急寇作地道出走二月丙申遂克盩厔
而多隆阿目創甚不能興養劄西安三月劉蓉至省城
往問疾多隆阿方臥向外聞巡撫至強扶起回面向內
目不視亦不言月餘傷發薨聞者莫不傷痛陝西處處
祠之雖所未至皆歎息謳思焉盩厔敗寇走興安餘十

許人為民團擊殺之。猶自稱藍大順。自三順至九順皆傳首漢中。西安甯陝寇捕斬略盡。唯秦州寇復東趨。留壩佛平留防軍不能禦。商南殘寇西與合黨。貴州寇侵南川。增募湘軍二千人。以曾志友成耀星等領之。埤秀山綦江防劉嶽昭授雲南按察使。唐友耕授雲南提督。均留四川。屯守。四月廷議多言劉蓉無實不可用。詔詢秉章。秉章言隨器授任。無可棄之士。五月佛平寇卒。至杜曲陝西省城大震。是時叛回悉遊甘肅。多隆阿部軍分散。金順彭基品將馬步軍擊之於灃。寇還攻鄠。藍屋己未蓉出城督軍。大徵諸軍將鍾玉勝曹克忠孟宗

福何勝必蕭慶高黃鼎等新舊襍置七月甲辰蓉會西
安將軍穆圖善攻寇於郿壬子寇踰秦領西走略陽入
甘肅陷階州陝軍罷四川軍將周達武等九千人出屯
防蕭慶高等防漢中 詔以洪寇平論功加駱秉章世
爵一等輕車都尉十月周達武進攻階州十一月徵蕭
慶高等會師何勝必疾病留廣元胡中和以四川提督
自敘南屯所出廣元領何軍攻階州四年正月劉蓉言
宜令中和總統諸將專奏報以一事權秉章言達武慶
高皆中和等夷雖主簿以下但為營官即與司道提鎮
顏頡勢不相統中和亦固辭事乃不行自胡林翼驟拔

多隆阿節制李續宜鮑超等大捷潛山諸帥無能效之者湘軍制以意氣相救恥言爵位多不肖屬人故李續宜統援寶慶軍幾奔潰而劉蓉後以蕭德揚名統陝軍覆師霸橋置將不慎故也蕭何等部久轉戰喪亾更代士氣益弱而崇慶人黃鼎新出寇中號敢戰有名雖亦將湘軍然濰用滇蜀別為一隊亦奉蓉檄會攻階州劉嶽昭擢雲南布政使四月出境攻貴州正安以援遵義五月丁酉收正安丁未胡中和等克階州李寇餘黨盡平蕭慶高還鎮漢中周達武進軍松潘討叛番番據險鈔掠所部八千人驚幾潰九月略地置臺站如承平時

授達武貴州提督始議援黔劉蓉罷以四川按察使趙長齡巡撫陝西蓉之驟進也中外指目前年順天府尹蔣琦齡陳時事反復議蓉蓉請罷而秉章請留蓉是年三月編修蔡壽祺言事復訾蓉夤緣 詔蓉自陳蓉言薦舉本末且論奏曰凡夤緣者必其平日縈情於寵利不勝其歆羨戀慕思一得之以快其意然後喪其本心捐棄廉恥為乞憐昏夜驕人白晝之行故凡小廉曲謹之士靡知自愛即有所不屑為不必過人之識量而後能之也臣雖愚陋其於希榮慕祿降志辱身之事往往不待禁戒而自絕於心蓋其自治尚有精於此者而此

特其粗節乃蔡壽祺以其不肖之心肆情造謗唯所欲
言直欲厚誣天下謂無復有稍知廉恥之人之事則何
其情之悖也又訐奏壽祺挾嫌構陷疏上朝論益謹御
史陳廷經復疏攻之事下秉章案蓉及壽祺所陳他事
皆不讎部議奪蓉一級而趙長齡亦為秉章先所薦故
令代蓉庚辰長齡至西安十月辛丑蓉被 詔復任十
一月壬戌朔受印治軍蓉為政察吏愛民然恆訴餉匱
欲取資四川時雲南貴州巡撫亦交章取 朝旨索餉
秉章一切奏罷之因請疾崇實兼總督唯軍事仍倚辦
秉章五年二月劉嶽昭克綏陽擢雲南巡撫將所部轉

戰以往四川陝西內寇略定猶養軍如故凡四川出境
軍二萬六千人留防萬七千五百人屯省城二千五百
人胡中和猶將五千人唐友耕三千五百人陝西湘軍
七千人於是蜀財竭矣十一月壬申秉章薨省城士民
如喪私親為巷哭罷市其喪歸號泣瞻慕者所杜千萬
數自胡林翼嘗國藩莫能及也其年劉蓉罷免以擒寇
奔馳陝境復詔蓉領軍助巡撫喬松年禦之十一月
甲戌蓉軍方屯霸橋擒寇卒至湘軍無統將又聞其帥
與新撫齟齬固無戰心寇分兩隊鈔之其日大雪軍士
凍僵莫肯拒鬥於是盡潰而蕭何舊部遂盡唯川軍黃

鼎潰圍出寇既勝亦遂西走蓉遂告歸終於家其後左
宗棠督陝甘出塞討叛回大募湘軍至五六萬川陝湘
軍名存者多隨地募補益無復真湘人矣

援川陝篇第十三

平捻篇第十四

湘軍志十四

捻之為寇蓋始於山東游民相聚有拜幅有拜捻蓋始於康熙時其後捻日益多淮徐之間因以一聚為一捻或曰其黨明火劫人捻紙然脂因謂之捻莫知其本所由也咸豐元年廣西寇既開朝廷尤重除盜夏邑民士訴捻劫御史張澧翰因發南陽盜劫事有詔詰責河南巡撫因並飭兩江湖廣督撫搜緝而壽州盜亦上聞二年李德巡撫山東蘭山幅盜拒殺把總其魁黨杜徐邳嶧費間其時山東捻掠海州安徽捻犯鹿邑甯陵而豐沛曹單亦騷然矣三年安徽江南省城陷宿蒙亳

壽擒滋甚始命提督善祿屯永城備盜周天爵駐徐
宿鎮羣擒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出治安徽團練桐城盜
有馬踰千匹開歸擒分二十餘部汝甯信陽擒攻正陽
復掠永城殺桐柏知縣潘樹霖圍攻夏邑沈邱河南巡
撫陸應穀自汝甯走保省城周天爵薨袁甲三代之治
軍穎毫復命舒興阿以陝甘總督領軍駐陳州舒興
阿移皖北牛鑑代之統於河南巡撫英桂五年袁甲三
以違例委調宿州牧得罪去提督武隆額將兵屯亳州
總江蘇河南安徽三省戰守事而擒首張樂行李兆受
之名亦稍有聞清淮防復急矣張樂行起蒙毫犯歸德

以英桂代統武隆額軍自是捻眾分五旗率馳突徐宿曹歸防軍不能制六年增調江南軍將鄭魁士援宿州仍以袁甲三助英桂大徵西北兵八月甲三自永城進軍亳州攻樂行於雉河集捻趨潁州皖豫官軍夾屯莫之禦也十一月捻復東走徐州皆大掠而還七年春命勝保助英桂捻圍固始邳邳盜復起毫捻與袁甲三相持南延霍邱壽州西北掠舞陽葉內鄉捻復犯宜陽嵩英桂赴禹密河南燹火相望洪寇部黨亦結捻合勢分掠廬巢勝保袁甲三會師正陽關始議招撫李兆受苗沛霖以減捻患而勝保北屯潁州逼歸德陝西軍防

武關擒入商南殺知縣施作霖安徽擒陷霍山犯和滁
東西幾二千里皆蹂於擒其冬直隸開州東明亦有擒
游騎滑林濬淇被其患八年春寇擒合攻固始六安擒
久踞城分黨出掠僂出僂入軍疲於應其夏收六安擒
皆東趨南攻全椒來安滁北及徐宿英桂病還瑛檄代
為巡撫勝保援臨淮苗沛霖始用事袁甲三進宿州李
兆受歸誠迎勝保於清流關淮南北事解嚴於是仍授
勝保欽差大臣整軍廬州秋擒入山東圍單攻金鄉以
總兵田杜田提督史榮椿防曹兗增設歸德鎮總兵官
又遣總兵邱聯恩屯鹿邑朱連泰出屯亳州益河南尤

弊於征戍云商水北周家口者瀕小瀝潁口商驛通道
捨大掠而去其勢益張九年春勝保奏劾袁甲三持重
失機 詔以總兵傅振邦代之統於勝保副以都統伊
興額二月捨自西華趨舞陽破官軍於北舞邱聯恩戰
死伊興額悉軍西援振邦等劾以齟齬罷之以協領關
保督河南軍抽天津海防軍遣協領德楞額將屯曹州
夏勝保移防盱眙捨攻定遠安徽巡撫翁同書退走壽
州冬勝保以母喪歸復 命袁甲三代之捨出歸德自
關儀渡河犯定陶東明還潁州於時諸將帥皆以回巢
為幸騰章告捷以內地為盜賊巢自此始其後直省皆

引例馬甲三至軍克臨淮十年春改命勝保以都統
督軍河南關保副之傅振邦督軍徐宿田杜田副之德
楞額督軍山東侍衛哈勒洪阿副之袁甲三以欽差大
臣專安徽翁同書及副都統穆騰阿副之正月捻陷清
江殺淮海道吳葆晉副將舒祥漕督河督等方置酒奏
伎倉卒走保淮安言江蘇形便者以裏下河為膏腴以
王家營為亢咽至是人情大駭詔奪聯英庚長官捻
復還走而河南捻趨鞏洛山西陝西均備邊罷勝保以
府丞毛昶熙還河南為團練大臣南汝光道員鄭元善
副之兵事總於巡撫屬於關保各省團練始重秋海防

罷畿南盜賊遂起捻犯濟甯乃命科爾沁郡王僧格
林沁督軍捕討捻縱橫河濟間山東大亂德楞額軍敗
於嶧冬專遣道員聯捷防河得專奏事僧格林沁至濟
甯奏言捻眾餘多其出掠伺空虛避官兵以焚掠脅俘
良民黨眾日增馬步數萬列隊百里兵少賊多眾寡懸
殊如欲攻其巢則相距一二百里外井堙地赤裹糧攜
水不能持久退為所躡往往失利十年以來未有能進
軍接仗者也臣軍萬二千人請合傅振邦德楞額二軍
直攻老巢蕩平醜類文宗手詔以無後勁為戒十一
月捻屯鉅野乘雪進攻之大敗還關保以昏庸罷河南

軍事專於毛昶熙徐州民士三奏請用伊興額 詔從
所請僧格林沁令諸州縣各築長圍以扞捻馬步傳振
邦病免田杜田代之十一年正月僧格林沁遣軍援荷
澤復敗還 詔責以勇往輕進穆騰阿病免總兵成明
代之捻自曹州趨鄆城渡汶掠泰安南北伊興額及總
兵滕家勝俱戰死僧格林沁移屯汶上捻遂圍青州其
時河南捻縱掠連二十餘縣西自南陽南自汝甯東界
淮南界河莫能定所鄉巡撫嚴樹森以豫軍冗弱思以
湘軍法齊之與毛昶熙不相中山東民團亦相聚距殺
官軍捻西及浙川張芾領陝西團練勝保復出屯景州

將兵萬人華范羣盜北侵大名滕嶧捻西掠僧格林沁
斂兵保鄒山東巡撫譚廷襄出屯荏平捻陷曲周掠威
東陷清河殺知縣陳大烈苗沛霖陷壽州宿州捻勢盛
徐宿阻絕僧格林沁遣詹啟綸募軍防清淮秋捻分黨
北趨山東河南省城皆乘城守望德楞額免袁甲三極
論捻事頗咎僧格林沁驕愎懈軍捻掠登萊諸縣山東
最富庶地也僧格林沁方南下沂邳奏功進爵親王悉
奏罷諸團練及防河大臣委權督撫以副都統遮克敦
布代聯捷巡河大順廣道王榕吉副之勝保屯防京師
其冬河北及鄒縣教黨次第撫定

命勝保移軍援潁

僧格林沁屯單湘軍揚言進攻潁亳於是羣捻頗多合
洪寇部黨游弈襄洛不復專剽劫僧格林沁遂連破亳
北諸莊圩同治元年春潁州解圍夏捻陷寧陽殺知縣
謝仁溥西陷永甯別自內鄉入商州陷鎮安孝義固原
提督孔廣順禦之藍田寇捻合陷渭南殺知縣曹士鶴
東陷華州直走澠池還敗河南軍時廬州克安徽事定
將軍多隆阿將廬州軍勝保將潁州軍俱入關僧格林
沁督山東河南軍防直隸山西四省督撫提鎮將兵大
員均受節制湖北出軍助河南攻捻屯多隆阿進兵荊
子關羣盜迸散進滅商南捻捻還奔北走盧氏南趨棗

陽陷隨州京山應山湖北大震復奏請多隆阿還軍袁
甲三請病李續宜代之續宜母喪臨淮欽差大臣遂罷
冬逮治勝保多隆阿兼統其軍降擒宋景詩懼誅請隸
雷正綰至邵陽叛渡河走山西直隸而張錫珠亦先以
降擒叛於莘冠渡漳犯大名大順廣道秦聚奎戰死宋
景詩者故堂邑劇盜欲還與張錫珠合以八百人行腹
地幾二千里所過無留行山東巡撫譚廷襄直隸總督
文煜免以閻敬銘劉長佑代之遮克敦布免副都統成
保代之山東教幅棍諸姦民連結起於充東二年正月
僧格林沁攻擒雉河集克之禽斬張樂行姜台凌等二

月冠莘擒復渡漳犯大名署提督寶山成保皆以畏憚
免僧格林沁移軍攻擒淄川分馬隊遣恆齡助防大名
漕督吳棠遣軍攻擒沂兗毫汝擒並南趣麻城蘄黃三
月苗沛霖復叛羣擒益張夏淄川克移攻鄒教黨於白
蓮池七月破平之奏劾劉長佑誤軍機致宋景詩不獲
景詩張錫珠自去年冬陷武邑還南自臨漳北走邯鄲
東掠廣平曲周北趨平鄉鉅鹿隆平新河斜東至武邑
東光乃直南奔從張秋渡河官軍追者皆若狂長佑以
總督重臣將兵躬追之曾不能相及或卒相遇輒為所
衝突 穆宗初即位朝議但嚴責諸軍捕討以一窮寇

疲敝畿輔馬隊自此羸困馬僧格林沁移軍蒙城討苗沛霖十月沛霖死臨淮平捻首張總愚等西掠南陽襄陽三年僧格林沁白歸德西追捻南至隨州應山湖廣總督官文出督軍會於京山以護軍統領舒保為前鋒遇捻德安西搏戰大破之追奔入山谷間騎步不續捻回擊之力戰死舒保與多隆阿皆湖北名將多隆阿堅毅舒保純實湖北有事則驅之出無事奪其軍舒保口未嘗言功及其死諸軍奪氣戰事倚於僧軍而僧王左右橫恣求見者先納百金至四百金視領軍多少以為差民有訴軍淫掠者王感額曰若等離家來久且宜徙

民避之湖北民大失望六月江甯克洪寇平其餘黨合
於捻九月攻黃安麻城至蘄水陳亾大將石清吉圍成
大吉於蘄北僧格林沁軍麻城官文出黃州 詔兩江
總督曾國藩援湖北國藩奏言大帥三人屯駐四百里
內恐羣盜輕 朝廷請發軍從官文自駐安慶捻掠廣
濟而還馬隊將常星阿再敗僧格林沁退光山再退鄧
州僧軍名望頓盡蓋其初轉戰追逐皆未嘗與洪寇合
戰故恆以為捻畏我至是捻勢異矣湘軍將劉連捷淮
軍將劉銘傳名將也 詔令徵其軍僧格林沁以為皆
不能戰奏止之又曰皖軍為上豫軍次之楚軍為下毛

和熙聞之大喜所謂皖軍者蓋臨淮諸軍也擒犯南召
魯山恆齡戰死擒西北走尉氏四年春僧格林沁追擒
至尉氏擒西南走臨潁東掠郟城南走西平西南走遂
平東南走汝甯南走正陽信陽折北直還扶溝東走睢
渡故黃河北走曹東北走城武金鄉濟甯汶上東平東
走甯陽南掠兗州東走曲阜南走鄒滕嶧東走郟城贛
榆阻海還南走海州沭陽西走邳嶧北趣滕鄒還濟甯
西北走鄆城渡河走濮北至范南屯曹州凡擒所至數
日而僧格林沁至或一日再接戰輒有斬殺然莫能大
創之 朝議亦憂危 命曾國藩北征四月丁亥 詔

下戊子僧格林沁親攻捻屯軍士疲怨以王用法嚴益懼且恨捻拒戰諸軍潰退中軍被圍保荒莊至夜無所得食僧格林沁率百餘騎潰圍捻依林外設伏待之短兵接馬被矛傷驚逸僧格林沁墮被八創死之朝廷震悼輟朝三日京師驚疑以為捻且北犯急召曾國藩赴難羽書追督相望山東河南巡撫以陷王皆獲嚴譴五月國藩奏言流寇剽忽宜以有定制無定僧格林沁能以數月歷五省臣則不能也非獨不能速援且不能顧畿輔故直隸宜有專防之軍而臣軍以徐州為老營以經營淮徐海充沂曹濟歸陳廬鳳潁泗十三府州此

十三府州者縱橫千里捻匪出沒之區也金陵楚軍裁撤殆盡李鴻章所部稍習北方今惟劉銘傳周盛波兩軍尚須增募徐方之士采買戰馬加之訓練抗賊黃河又宜水師為謀迂緩駭人間聽且臣之行軍略師古法逐日築壘行必裹糧日行率三四十里此其萬難迅速者也李鴻章聞之以為人心惶駭宜先安定乃奏遣潘鼎新軍由海道至天津比至捻已休息南還張總愚自城武趨永城宿州西攻新渦陽圍英翰大營渦陽者故雉河集張樂行舊屯也總愚樂行族子自羣捻破滅遂為盜魁合陳玉成餘黨賴文光謀復踞淮北英翰輕騎

出走大徵諸軍劉銘傳周盛波及河南將宋慶安徽將
張得勝等赴援史念祖自圍中應之十月捻解圍分走
西犯陳州扶溝其一北自通許睢考城定陶曹州至東
明山東軍十六營夾定陶南北而屯國藩增調楊鼎勳
軍且檄潘鼎新軍移濟甯其一南還新蔡西踞唐鄧間
攻南陽九月東明捻復自曹州東走城武單豐國藩奏
以劉銘傳屯周口張樹聲屯徐州劉松山屯臨淮潘鼎
新屯濟甯兼飭河南軍屯鞏洛湖北屯隨棗以靜制動
唐鄧捻掠寶豐魯山還長葛豐捻還自虞城圍睢扶溝
官軍至解去國藩以攻捻皆尾追今始得迎擊更以張

樹珊屯周口使劉銘傳游擊罷遣吉林馬隊以休其勞
捻自扶溝分犯襄城臨潁十一月東西背馳東黨南趨
汝甯西黨南走唐新野十二月汝甯捻犯光州東掠固
始西掠信陽成大吉屯麻城西南部卒餉乏燒營北應
羣捻大吉跳而免捻遂入黃安南至黃陂黃州西至孝
感所屯踞五百餘里武昌戒嚴劉銘傳赴援五年正月
湖北軍將提督梁洪勝攻捻黃州戰敗死劉銘傳至黃
陂捻遁走收其城山東河南民士習見僧王戰者皆怪
曾國藩以督師大臣安居徐州謗議盈路二月國藩移
濟甯新野捻復自舞陽禹州至中牟北犯曹州東掠鉅

野黃陂捻自光州北至沈邱周口屯軍出擊之捻東鄉
潁州鉅野捻北侵鄆城三月劉銘傳大破潁州捻移軍
赴定陶起曾國荃為湖北巡撫汰湖北冗軍增湘軍六
千鉅野捻南還城武至睢甯潁北侵亳以侍講學士劉
秉璋將軍助屯徐州劉銘傳休軍濟甯改秉璋及潘鼎
新楊鼎勳軍為游兵與直隸山東畫地分防四月睢甯
捻仍屯曹徐界亳州捻屯淮泗間五月捻聚於徐西分
前後部自虞城太和俱掠陳州攻周口屯軍北至太康
皆西南走裕州後部自上蔡西平南走汝甯七月裕州
捻攻南陽新野北掠南召魯山至汝州增調鮑超軍趣

浙川防陝邊郭松林自隨州出桐柏屯唐曾國藩自濟
甯舟行泗淮中沂渦至毫案淮南北民圩曉以順逆凡
閉若拒擒者奏獎有差建議自開封至潁州依汴渠濘
水挑濬為守河南巡撫迂之未措意也八月擒合趨中
牟破河南防壕屯軍復犯曹州劉銘傳潘鼎新軍要之
鉅野北大破之九月擒南走杞東犯曹縣西犯許州白
此有東擒西擒東擒名者賴文光西擒名者張總愚國
藩請疾 命李鴻章出駐徐州十月西擒自汝走宜陽
永甯入陝西商州犯華陰東擒走豐沛西還太康十一
月 詔曾國藩還本任李鴻章代之督軍國藩慚懼三

辭東捻窺湖北邊往來光固入麻城趨孝感陷應城雲
夢遂攻德安郭松林拒走之劉銘傳至麻城周盛波等
至隨鮑超還軍棗陽十二月郭松林追捻曰口深入中
伏捻生得之以傷足委於道逢舊部俘者負逃以免其
弟芳鈺戰死捻進攻安陸西捻敗陝西湘軍於霸橋蕭
德揚死之諸軍皆潰遂圍省城張樹珊援德安敗績死
之六年正月命陝甘總督左宗棠督軍討西捻是時
湖廣總督官文坐事罷其欽差大臣關防存武呂宗棠
自福建道漢口因以授之李鴻章奏言漕督總清淮防
軍號令歧出請悉聽欽臣調度劉銘傳鮑超合擊東捻

於京山北超失期銘傳戰而敗超背攻擒銘傳收軍還
應揔退走超追奔大破之超久為名將而銘傳新貴與
之儕超固不樂至是銘傳咎超李鴻章頗右銘傳超既
大捷遂請疾解兵 朝旨五六慰勉曾國藩李鴻章函
牘相繼超稱病篤所部三十營分別留散自此無霆軍
焉二月劉松山破西揔於西安擒走渭北東揔犯麻城
廣濟黃梅劉秉璋等自英山至太湖揔西走蘄水湖北
新軍將彭毓橘者方平江甯有大功聞揔至自黃州進
擊輕騎覘寇裨將提督羅朝雲鄧泰福王仕益陳致祥
總兵彭光友羅興祥皆從或有諫毓橘宜持重不聽至

溪潭度前岡擒大至遂前搏戰擒鈔攻之大軍初不知
其遇擒又營官半出無繼陷圍中與別將道員葛承霖
均戰死曾國荃所用大將唯毓橘與郭松林松林前敗
創發告歸及毓橘死新軍盡燬國荃初奏言宜引擒入
腹地蹴而殲之其言不讎鬱鬱復病三月劉松山攻西
捻於郿破之左宗棠以湖北事亟留屯德安東擒復屯
白口東北出應山周盛波等自北攻之擒返走總兵劉
啟福見一騎被黃鞍越澗追之擒步從者矛中啟福額
負創馳逐益急踰山七重中槍死俘者言黃鞍者賴文
光也擒南走孝感劉秉璋楊鼎勳連戰不利劉銘傳出

黃安黃陂擒還臼口北走棗陽新野五月癸丑朔犯唐
縣壬戌遂及鉅野李鴻章諸軍皆杜南山東屯軍倉卒
潰走擒自戴廟渡河殺東阿知縣周毓南蹋運隄燒防
軍屯收其軍實自曾國藩督師以來運防未嘗潰時議
大喧西擒西犯興平東自富平合回黨北犯蒲城東擒
分掠甯陽萊蕪劉銘傳議盛擒海隅悉徵諸軍會青萊
莒驅擒入登萊擒避山東軍直東趨平度萊陽招遠鴻
章乃議守膠萊河膠萊河者元末海運時所開海渠也
首尾通海幾三百里用守兵五萬人戰兵四萬人徵直
隸軍五千浙江軍五千湖北軍萬二千替運防鴻章以

膠萊渠北口沙善峒謀築牆屬之濰水欲盡發山東軍
萬六千人分屯巡撫丁寶楨不可重違鴻章意以七千
人與之六月隄成捻方掠福山甯海西捻趣三原涇陽
官軍至返走蒲城七月東捻返平度循膠萊而北突濰
口防軍潰捻掠濰至昌樂乃東南走安邱鴻章之防渠
也排羣議方朝命尤與寶楨意異山東軍本防南頭
潘鼎新彊移之北及敗鼎新委罪王心安詔斬以徇
寶楨爭之騰章相詆詔和解之而切責鴻章捻分犯
沂水莒州鴻章復議運河防八月捻自莒犯日照贛榆
沭陽西北走郟城劉銘傳潘鼎新要破之返走海州及

破之擒東走宿遷北侵邳潛督張之萬訟言皖軍將牛
師韓姚廣武邳城宿遷戰功請增募馬步五千人西擒
渡涇攻咸陽游騎及醴泉乾州左宗棠駐西安督軍李
鴻章合見軍萬人以郭松林為統將劉銘傳休軍於邳
九月東擒犯鄒丁寶楨自沂州繞曲阜進擊之擒東北
走新泰遇潘鼎新軍南走蒙陰西擒東趣富平蒲城白
水北犯中部洛川迤及鄜州西增遣提督高連陞屯三
水劉厚基屯延安劉松山郭寶昌躡擒北進十月擒圍
甘泉劉厚基戰不利別部擒回攻耀州劉典自宜君進
同官敗退東擒自蒙陰北犯章邱齊東阻河東南趨青

州東掠濰及安邱劉銘傳襲之擒走高密諸城日照贛榆銘傳購擒黨狙擊其魁首任柱殺之擒遂大奔西擒出延安陷安塞延川綏德十一月東擒返走諸城北至壽光郭松林方自莒鄉濰卒相遇擒出不意大敗走膠州遂自高密直西走臨淄新城避官軍返走壽光郭松林自安邱出青州復遇之擒自起亂未嘗頻戰又新喪任柱黨衆潰解束手歸命者近萬人餘千餘騎南奔沭陽悉為安徽防運軍所俘西擒南返宜川踰山至壺口乘冰渡河山西巡撫趙長齡委河防於按察使陳澍澍聞擒杜綏德注意防葭州又自以為無患乃東至省城

離防所數百里間報愕貽捻已陷吉州及鄉甯湜馳至
趙城墮馬不能進陝西巡撫喬松年劾湜專河防三年
糜餉巨萬敢於要挾及所部淫掠狀山西士民亦愬長
齡俱得罪免十二月東捻首賴文光率殘黨突渡六塘
循淮安寶應高郵南走諸軍至者如風雨文光知死下
檄揚州防將吳毓蘭懋詆官軍將而以毓蘭為愈使得
已以為功乘夜投毓蘭營軍中傳誦其偽檄言至深痛
羣帥嚴禁祕其事使毓蘭謬上捷言雨中陣俘之云於
是李鴻章自以大功成請散軍韜兵示將士不復行陣
而西捻已南走絳州曲沃垣曲殺垣曲知縣王國寶東

趣濟源循河至原武七年正月擒直北犯自新鄉趨順
德至定州京畿大駭河南軍將張曜等方至湯陰陝西
軍將劉松山等先至清苑李鴻章軍猶杜徐 詔切責
鴻章李鶴年左宗棠及直隸總督官文均奪職丁寶楨
率軍先至河間有 詔嘉獎京師五城團防神機營發
兵屯涿易 命恭親王巡防擒至保定知有備西掠滿
城易州禁軍誤以官軍為捻騎始議設偵探馬安徽巡
撫英翰請率師入援捻已南陷祁州殺知州胡源東陷
饒陽山東軍將王心安軍至擒走安平以捷聞李鴻章
軍將潘鼎新言於獻縣見山東敗軍 詔以左宗棠總

前敵戰事遣陳國瑞別募一軍為特將 命恭親王節制左李及諸督撫二月李鴻章至德州捻游弈獻深官軍遙圍之捻突郭寶昌軍敗之因西走正定未至復掠深澤安平饒陽東至獻又西至晉東北至肅甯均礙於官軍乃自趙趨鉅鹿官軍既集頗多掠商民居市直隸民患之相約格殺日有復鬥戎服乘馬者十餘人猶不敢經行枉殺者不可勝計於是李鴻章復議驅寇太行黃河間而李鶴年自奮請專任攻戰三月捻至濬滑西犯新鄉循河至延津破陝西軍於封邱郭寶昌被兩創提督周盈瑞戰死捻北趨滑敗李鴻章軍提督陳振邦

中牙死捻自內黃走莘趣東昌荏平德州吳橋東光四
月至天津 詔英翰急赴東昌恭親王奏飭諸帥限一
月平捻捻東走鹽山慶雲海豐潘鼎新復議守運時漳
衛盛漲引之減河使捻不北窺乃循運屬之河通水師
戰船至德州與諸軍畫地而守鴻臚少卿朱學勤奏召
劉銘傳銘傳平東捻後假歸坐逗留奪官因稱疾鴻章
招之不至故假 朝命強起之捻南西走樂陵德平臨
邑禹城還走滄州復南掠平原齊河左宗棠至鹽山以
屯軍防可恃西還吳橋閏四月增 命都興阿為欽差
大臣列名在左李上侍郎崇厚副之統張曜等軍陳國

瑞奉 詔防陝西不俟 命徑領軍東行請討擒自效
有兵萬二千亦隸於都興阿擒犯陵縣吳橋復南走恩
遂至荏平英翰奏皖軍不必合湘軍左宗棠令劉松山
休軍東光擒還海豐復西走樂陵德平率一人挾數馬
避兵疾行折東至武定陽信李鴻章復建議自臨邑築
牆屬之馬頰河六月擒走商河濟陽西犯臨邑清平博
平值大雨徒駭河盛漲官軍圍蹙之擒不得復渡部黨
解散歸死者數千人張總愚赴水死西擒平七月辛酉
捷聞賞諸將帥而劉銘傳新至收成功封一等男以龍
神見於水師船中增水助順加封號焉

平捻篇第十四

營制篇第十五

湘軍志十五

軍興調發而將帥莫知營制被調者輒令綠營將官營出數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三千人之軍將士各不相習依例領軍械鍋帳鋏斧槍矛皆窳鈍不足用州縣發夫馱運載軍將拱手乘車馬入於公館其士卒或步擔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門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及遇寇作屯壘壁不及肩負販往來營門隘襍譁囂十軍而九有能者因宜約束自為風氣諸將雖欲畫一率非所統無所行其禁令唯滿蒙軍稍整齊而驕橫貴倨言語不相曉其死亾輒當奏報又各有貴將督撫莫能統

尤不輕調發所發者多緣營額軍其弊如此民間徒知其擾累莫肯憐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讎掠於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賊之議起矣楚軍起於江忠源其時以三百人從烏蘭秦不能成營制後忠源官尊師衆第從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曾國藩既請練軍長沙奮然以召募易行伍盡廢官兵使儒生領農民各自成營搜攷規制今古章式無可放效獨戚繼光書號為切時用多因所言變通行之未幾湘軍大效而王珍羅澤南胡林翼各撰其軍營制為書珍自序其矜誦所作謂不可使賊得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琦善者不以能軍

名與雷以誠俱屯揚州城下雷營終夜擊柝燎火治守
備琦善營寂然閤靜無火光人聲他日以誠過營琦善
微諷之曰公營中甚曠盛以誠不悟徐曰凡夜守設火
賊得窺我吾擊刁斗則不聞外聲此危道也李元度之
戰士呼譟甚勇席寶田誦孟子書譏之曰先生之號則
不可軍中以呼殺為號子故寶田云云由此觀之良史
兵書所言雷李行之而不免訾於琦善席寶田軍事變
化焉可言乎自湘軍眾盛人人知兵新募軍規制一日
立就領軍者不必頒條教所謂楚鄂湘軍章程至今將
帥皆無其書而淮軍本放湘軍以興未一年盡改舊制

更放夷軍後之湘軍又更效之水軍之立尤困於思慮
船一槩一版位置失宜輒絀礙不可行及後成功率取
木輕料薄為先寇平後無行陣之事乃更改大船制務
於閎厚是故今之湘軍非昔也況其將帥昔愚而今驕
昔懼而今侈昔慙拙而今論柔雖復用儒生將農人則
所謂儒者不儒而農者不農曾國藩之所為咨嗟於暮
氣者耶軍興名將推塔齊布劉騰鴻李續賓多隆阿而
郭嵩燾服羅澤南左宗棠推王珍珍澤南弟子也澤南
亾有續賓及珍珍死則張運蘭尤闡沈默卒以敗死然
則澤南殆可謂名帥非但名將要其言戰杜續賓下遠

甚而續賓諸人存則勃馬死則忽馬舊部名將無豪髮之效又況讀其書觀其迹者乎本湘軍所以起為救額兵之敵也曾國藩首建義旗終成大功未嘗自以為知兵其所自負獨杜教練至今湘軍尊上而知禮畏法而愛民猶可用也觀將能否但於列隊時號三吹軍士肅肅蠟綴而出則勝負可見矣是故兵法不可言而營制不可誣也

凡立營十人為隊八隊為哨隊哨有長隊有斯養隊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隊之械一五擡槍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槍擡槍遲重則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隊統以

哨長哨百七人置哨官領之四哨為營親兵六隊隊長
斯養如哨之制隊十二人六隊之械一三主礮二四六
皆刀矛五為小槍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長合四哨四百
二十八人皆統於營官故曰營五百人而哨營官不數
其書記醫匠或有或無營官主之其費於公費取之營
之用器哨隊備之其軍器立營時給之壞敝營官修之
於公費取之唯鉛彈藥繩帳棚得以時領營官給十帳
八夾二單哨官三帳一夾二單親兵隊二帳一夾一單
哨隊二帳皆單凡營帳單者八十夾者十八輜重軍
裝行糧長夫運之率百人而卅六夫營夫無過百八十

亦無得闕不足行而索夫軍有司誅之其當行令三百
五十人各備戰器百五十人督長夫護用器前有探馬
後有押幫各從其營無有或錯其行率日三四十里黎
明而發未晡而息行所至為壘營官相其地準之以繩
從而為壕壕丈五尺復壕土為牆厚一丈其崇八尺牆
壕容二丈遠其餘土隊為一棚棚有竈廁廁有外內外
廁四之內廁一之火藥有窖以堇塗之塗皆孔之其軍
市設於繩牆壘外其壘近市則嚴其門禁午夜籍之出
入無驗譏而誅之夜號之字營官授之守夜之卒營五
十人寇近則百人以更為班班十人若二十人哨長察

之五更咸興朝暮練操以警警之故行不可速止不可
懈行速則病止懈則散軍雖彊久頓必荒甯驅市人勿
將舊軍屯兵待戰是謂自亂作壕之法外內重設外壕
廣六尺深八尺內壕半之環而溝之必有橫涂相距二
丈壘牆既成去其外涂留其內涂作牆如城其高七尺
子牆半之牆厚六尺左右二門其作築之見敵則併力
無事則長夫之役也步行率八刻而行十五里寒日短
而行易暑日長其行難以晝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
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築營壘餘十二刻而後昏暮則
神暇形壯可以待敵故百里而趣利者蹶此軍家之大

忌也

初欲立水師湘中不知戰船形制依法作筏載礮將以戢流又欲為艨艟大艦皆不能旋運曾國藩令倣競渡舟設短橈長槳如蚊之足又得廣東舩式作快蟹長龍三版三等船未幾水師總兵自登州至主作柁罟大船一戰而敗語杜水軍篇其後水軍益利所至克捷雖被礮傷死船餘一二人猶足勝寇然後知水軍萬全過陸軍而用法益得嚴初議避礮依近代兵書法張魚網溼絮牛皮藤牌鉛凡輒洞中之又編竹如細鱗施絮革人髮密覆之鉛凡來勢益猛及戰而楊載福彭玉麟等

倡勇敢悉屏盾蓋當礮衝而進於是礮失勢而士氣益
勇故凡言畏礮者怯將也不待接戰敗軍而廢之矣曾
國藩以懼教士以慎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楊岳斌
鮑超以無懼為勇以戒慎為怯自將則勝用將則敗論
語曰臨事而懼帥之言也記曰我戰則克將之言也為
將者功名成富貴得則知懼矣知懼必敗水師為甚彼
不勝其懼故也接流爭先小舟為彊船有三等無三板
不行船置一哨官制其進退百船雖退一船可進其輜
重則有公船暴風掀波三板必摧則保於大舟大舟不
可戰也快蟹長龍以備指揮敗則棄之而以三板歸此

江湖水師之恒也戰於海中島夷之利且中國無故而與爭於海非所聞也水軍雖亦有刀盾槍矛無所用精槳舵礮手指臂相使凡三板槳十人舵一人頭篙一人礮手二人礮置船首尾旋而發之礮一發舟一頓則進愈疾矣亦或置腰礮為觀美臨敵無所用之長龍槳十六人榜四人餘如三板之數快蟹槳二十八人榜八人船長一人頭舵各一人礮手六人凡快蟹長龍船各一三板船八而為一營營官領之蓋三百八十八人而成營其船人或稍增要本茲制作營之法相距欲疏小船依洲大舟橫流要避暴風無令相撞軍皆守船尤禁登

岸其後長江水師章程編於方略大略準此其帆桅篙
艣槳礮隨時修制不可一限三版露載無篷版各施夾
帳覆船軍士又私造長龍編為公船以食以居故軍容
唯水師為壯而應對便辟多逸少勞亦始於水師云
湘軍成馬隊至湖北乃有之恒用北將東以湘營制而
多隆阿以此顯初以三百七十八人為營四人為棚六
棚為哨後討捻寇更改以三百二十二人為營營五哨
人各給一馬唯馬夫火棚夫無之又有步隊十人立什
長別為一棚以供襍役營官長夫八公長夫四十營官
一員幫辦一員先鋒官五員哨官十員給藍夾帳十四

白單帳三每棚
白單帳一馬棚帳一凡白單帳六十六
藍夾帳十三馬棚七十二長夫八棚白單帳八其馬初
從口外買之官價匹銀八兩多病道弊後或隨所至而
買補馬歲百馬病弊更易無過卅六餘各令乘者補之
又別儲朋馬銀月可百餘兩以備買價其銀出於襍費
營官掌之

凡營官一員月給銀二百兩不計官位異軍特起亦不
相統或令受他將節制輒不相能非其所置莫能屬也
一營則哨官四員日給銀三錢月支銀卅六兩哨長四
員日給銀二錢月支二十四兩什長卅二人日給銀一

錢六分月支百五十三兩六錢親兵七十二人護勇二十人日給銀一錢五分月支四百十四兩正勇三百卅六人日給銀一錢四分月支千四百一十一兩二錢火勇卅二人日給銀一錢一分月支百卅八兩六錢長夫百八十人日給銀一錢月支五百卅兩凡一營月支口糧公費銀二千九百十七兩四錢小盡之月日給扣建月給不扣水師之制依此為準頭篙舵工依哨長船長依什長唯無長夫而哨官倍之故水軍一營月支千九百一十一兩二錢

馬隊依前制營官一員月給銀八十兩哨官月給銀十

兩八錢先鋒官月給銀六兩親兵馬兵月給銀四兩八錢步兵什長如親兵之餉步兵月給銀四兩五錢火棚長夫如步軍之制凡馬月支麥豆銀二兩每營馬二百六十八匹凡一營月共支銀二千六百六十三兩八錢凡統將得專置營官營各獻助公費月或百金或二百金至二千人又公公加公費銀百兩夫價銀卅兩統五千者倍之統萬人者三之萬人則廿營營助百金井之則月三千金此湘將之廉者也楚軍之制於所統營各置司籍一人則軍闕未補者或竟闕者或除名者餉皆入於其將軍械修補之費不與焉故將五百人則歲入三

千統萬人歲入六萬金猶廉將也唯多隆阿統萬人而身無珍裘靡葛之奉家無屋子無衣履其天人乎勤所事誠有所不暇也劉長佑軍士輒取足額席寶田爭之以為徒自弱必不能戰所謂廉將者非蔽於用之足貴也然從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豈所謂以利為義者耶而昧者徒取戰勝不用文儒則冒死之將汨廉捐恥日趨於亂

營制篇第十五

籌餉篇第十六

湘軍志十六

馮唐有言趙將李牧之居邊也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古之用兵
其費至鉅也然以趙國區區李牧偏郡仰給市租不聞
匱乏未有行軍而乏興擁衆而憂饟者也明代則不然
平時征賦半以養兵四海之富歲入裁二千餘萬十年
之通餘不過一年之入邵縣府庫例不存儲大農春秋
二撥或往往告匱至於軍興田穀不播穫關稅無登而
振卹供給鉅費相踵勸捐輸議假貸欲以一二貴戚大
臣之私財澹天下之用計絀情絀始議加賦吏威不行

漏卮不塞俗儒迂生紛咎其上

聖清鑒其敝二百餘載堅持不加賦之義兆民曉然湛恩汪濊利原沮閉咸懷仁義然值有兵革非常之災連年索歲之繇傾帑不足以供費則計臣束手矣洪寇之興始由部籌餉撥軍者六百餘萬其後困竭則以空文指撥久之空無可指諸將帥亦知其無益乃各自為計其計有二捐輸釐金是也二者皆起於戰國秦漢之時而捐輸為最拙又流敝滋大害於風俗胡林翼之言曰今之言兵者喜團練言餉者急捐輸及大錢鈔票樂其不費而取利也上苟持一無本取利之心則政事隳敗

令甫下而民窺之矣捐輸之所行必避富貴權勢之家
曾國藩初治湘軍慨然欲抑豪強推并兼令故總督陶
澍家倡輸萬金以率先鄉人澍子愬於巡撫籍其田產
文券送藩司官士大譁遂以得免其後湖南布政使李
榕倡言米捐當先大戶是時曾國全號有百頃田於法
當上戶榕不能問也而京朝流言卒以敗榕故凡捐輸
徒以虐良善肥不肖行之愈久愈不效乃通計天下歲
得不出二十萬金

朝廷毅然知其害政於是遂罷然自咸豐元年以來盛
衰相參所輸銀亦以千萬數捐輸得官者猶少於軍功

保薦十分之三而其材智吏事或愈於正途牧令太守
故夫以捐輸為害政是也或以為清襟吏治亦未必然
也刑部侍郎雷以誠治軍揚州用錢江謀奏推商稅關
稅正則本千而取三十權之塵肆則入千而取十謂之
釐金言金取一釐也釐金雖始於揚州然無所得曾國
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茶孫謀於漢口行
之姦民訴之總督下檄名捕大任等大任者禮部主事
故國藩亦移咨楊需爭之需不得已委過藩司未幾武
昌漢口復陷而湖南釐局興矣郭嵩燾尤喜言釐金始
倡用土人使其弟佐總局而府縣釐局皆舉貢生童商

民便之院司雖或委員總成列銜而已其後羣官稍貧以給食又其後而陸增祥總省局始委權官員諸舉貢生童亦皆以保薦得官彬彬乎衣冠簿書有上下等威而釐稅益絀布政使吳元炳涂宗瀛盡革浮費鐙油茶葉各令自辦歲亦省千餘金然湖南釐稅初年歲百卅萬至增祥元炳時歲裁卅萬江西貨饒地廣初倚以供軍而數當兵衝不能遠逾湖南軍實之所由充始自湖北開於上海皆取給於釐稅所謂軍市之租者耶湖北釐稅川鹽為大始承平時淮引正課不逾三十萬猶日訴引滯逋稅歲積寇據江南鹽運阻塞川鹽方舟並下

乃設局沙市試推其稅因資羨餘以充官用歲益銀至百餘萬時湖南亦食粵私院司欲準湖北例籠之不能效也然亦歲推銀三四十萬咸豐七年駱秉章用左宗棠議首減湘潭浮折漕糧定軍需公費先私取十五者率改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謹時湖南阻亂事專於巡撫秉章決行之遂通改漕章歲增銀二十餘萬民乃得減賦數百萬武昌既復林翼復效行之及曾國藩杜江西亦效行之湖北江西賦倍徙湖南故增銀亦多然民未甚得其惠其後秉章督四川設夫馬局津帖捐輸乃更為敝治非獨務本難也逐末競利猶待人而興然以

此益知軍興不乏財而將士愈饒樂爭求從軍每破寇
所鹵獲金幣珍貨不可勝計復蘇州時主將所斥賣廢
錫器至二十萬斤他率以萬萬數能戰之軍未有待餉
者也湘軍初起時水師大將從南海新來當設宴議用
錢二萬猶咨嗟以為巨費其時江南糧臺委員自蘇至
甯公館八所帷帳姬妾不徙而具徒以坐潰而湘軍起
貧苦同飢餓轉戰五千里餉皆自釐金給之雖復頻奏
徵餉四川廣東率為其督撫所持所望十不償一二獨
劉蓉蔣益澧本起蜀桂監司得總督協濟及其後蓉杜
陝西蜀餉不復應益澧入浙頻勝餉源自晁至平捻時

京朝官至湘淮軍中各以私情餽遺動醵萬金孔子曰
國不患貧寡富哉言乎觀帥能否於籌餉知之矣五口
通商中國歲入銀七百萬加以貨釐鹽稅又率千萬而
軍籍官用度支省減藩庫扣停者亦千萬故國富莫若
今日計者不綜大端徇胥吏之虛詞輒曰財支詘用浩
觔利孔弗一漏卮弗塞無事而屯軍舍本而逐末船礮
無益之費盡糜所入未為知籌也湘軍於餉艱難其後
人人足於財十萬以上貲殆百數當領未發之餉輒公
輸縣官計銀動數十萬金前茲過計拙謀故述其略為
籌餉篇而其所取發奏咨之文皆不論載方釐金之興

也雖津邏訶索固不敢問達官朝使舟然諸貴官家人
姻戚僕從多被譏留不能公漏私言事者輒以病商害
民為詞交章請罷征曾國藩初授江督軍餉無出黃冕
始建議增湖南釐稅十之三號為東餉專供曾軍議初
上駱秉章援蜀去文格代為巡撫雅不善曾胡國藩恐
已力不足令之手書冕牘後曰徒結怨於新撫事定不
行而黃冕裕麟等業建議即不待報設局增稅會文格
翟誥相繼罷免毛鴻賓為巡撫惲世臨繼之皆新進倚
國藩自重而冕等所用權稅者亦堅悍無所顧畏或姦
人聚眾毀局毆主者輒以礮船及營兵往助復設之牧

令爭佐捕治商賈納稅恐後竟以濟師同治二年國藩
徵餉江西九江關道蔡錦青分稅課以應乃報巡撫沈
葆楨大怒謾詞詆錦青國藩不能堪二人騰章相詆俱
自劾求罷朝廷為發上海稅銀三十萬供曾軍以和
解之明年克江甯首疏奏免湖南東餉諸釐局亦頻奉
詔裁減然論者不已於後左宗棠治西師有意加稅
徵東餉巡撫直不應其事亦罷然各省釐稅贍軍坐甲
不用稅亦曰細而相承莫肯罷與初推時意異矣